

第三集

张明高

范桥 编

周作人 著

著

周作人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

(第三集)

张明高 范 桥 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

(三)

张明高 范 桥 编

沈楚瑾 责任编辑

李 萌 封面设计

张智勇 版式设计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7.5 印张 388(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100 册 定价：9.80 元

ISBN 7-5043-1389-0/I · 124

(京)新登字 097 号

目 录

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卷十 关于西方

《红星佚史》序	3	圣书与中国文学	26
《匈奴奇士录》序	5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36
勃来克的诗	7	欧洲古代文学上的	
安得森的《十之九》	15	妇女观	44
《爱的成年》	20	《在希腊诸岛》译者	
《空大鼓》序	23	附记	68
		新希腊与中国	70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73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77	《花束》序	112
《王尔德童话》	81	《性教育的示儿编》序	115
诗人席烈的百年忌	85	《希腊拟曲》序	117
希腊的小诗	90	《文学的艺术》译本序	120
《结婚的爱》	95	《性的心理》	122
读《纺轮的故事》	98	《一岁货声》之余	128
关于《炭画》	100	希腊人的好学	131
明译《伊索寓言》	105	希腊之余光	136
《香园》	108	《希腊神话》引言	143

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希腊的神与英雄》

译本序 146

《希腊的神与英雄》

译后附记 148

《希腊女诗人萨波》

序言 155

关于《伊索寓言》

..... 157

《乌克兰民间故事》序言

162

卷十一 关于日本

日本与中国 169

谈日本文化书 173

谈日本文化书

(其二) 178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

发达 182

访日本新村记 197

《狂言十番》序 245

日本的诗歌 209

《狂言十番》附记 247

日本的讽刺诗 223

心中 253

森鸥外博士 228

文明国的文字狱 258

有岛武郎 232

《文学论》译本序 261

日本的人情美 235

日本管窥 264

支那与倭 237

日本的衣食住 273

汉译《古事记·神

日本管窥之三 282

代卷》引言 240

日本管窥之四 292

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与谢野先生纪念	301	《凡人崇拜》	340
《东京散策记》	304	谈混堂	347
两国烟火	310	《日本狂言选》引言	351
市河先生	314	《浮世澡堂》引言	354
《冬天的蝇》	318	《浮世澡堂》译后记	359
《隅田川两岸一覽》	323	卷十二 人物谈	
日本的落语	328	孔融的故事	369
《银茶匙》	333	九二 辛亥革命(一) ——王金发	408
读《初潭集》	375	九三 辛亥革命(二) ——孙德卿	411
关于王谴责	380	九四 辛亥革命(三) ——范爱农	416
关于傅青主	385	九五 《望越篇》	421
谈金圣叹	389	一一五 蔡子民(一)	425
俞理初的诙谐	396		
五四 秋瑾	401		
五五 大通学堂 的号手	403		
八五 蒋抑卮	406		

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一一六 蔡子民(二)	428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三)	440
一一七 蔡子民(三)	431	一二四 三沈二马(上)	443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	433	一二五 三沈二马(下)	446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二)	437	一二六 二马之余	449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452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456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	471
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	460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	475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	464	一六〇 北大感旧录(六)	478
一五七 北大感旧录(三)	467	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	481

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	485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	
.....		(十一)	502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	489	关于鲁迅	507
.....		名字与别号	507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 之上)	493	往南京	509
.....		东京与仙台	512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 之下)	497	再是东京	516
		鲁迅与中学知识	520
鲁迅读古书	523	《唐宋诗醇》与鲁迅	
鲁迅与清末文坛	528	旧诗	534
鲁迅的笑	533	关于鲁迅之二	538

卷
十

关于西方



《红星佚史》序

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二氏掇四千五百年前黄金海伦事著为佚史，字曰《世界之欲》。尔时称人间尚具神性，天声神迹，往往遇之，故所述率幽罔荒唐，读之令生异感，顾事则初非始作，大半本诸鄂谟(Homer)。鄂谟者古希腊诗人也，生四千年前，著二大诗史，一曰《伊利阿德》(Iliad)，纪多罗战事。初有睚眦神女曰亚理思，以当沛留斯与提谛斯婚宴不见招致，思修怨，因以一频婆果投会中，识其上曰致最美者，海罗、雅什妮、亚孚罗大谛三神女随共争此果，神不能决，袖斯命就巴黎斯断之。巴黎斯者多罗王普利安子，方居伊陀之山视其羊群，三神女各许以酬，而巴黎斯终纳亚孚罗大谛之请，愿得美妇人，二神女由是衔多罗。未几巴黎斯游希腊，王美纳罗厚款之，后曰海伦，绝美，亚孚罗大谛为种业恋于胸，见客美之，会王他出，巴黎斯掣后奔。王归索之不听，遂大举伐多罗，海罗、雅什妮为之助，九年不下。后用伊色加健者阿迭修斯策，造大木马空其中，伏甲士百人，弃城外，复率舟师隐邻港中。多罗人意敌既去，启城出，见木马，乃拒洛公(Laocoön)之谏，舁之入城。入夜伏甲尽出，启城，舟师亦返，多罗遂下，希腊人大掠，杀普利安于袖斯神座之下。美纳罗斯复取海伦，将之返

国，遭飓风流地中海，抵息普洛思、斐尼基、埃及诸地，已而至斯巴达，复为国王。后史氏欧黎辟提斯(Euripides)及思德息科罗(Stesichorus)，则谓巴黎斯仅得海伦之形，真海伦盖已至埃及云。次曰《阿迭绥》(Odyssey)，即记阿迭修斯自多罗归，途中涉险见异之事。而《红星佚史》一书，即设第三次浪游，述其终局者也。中谓健者浪游，终以见美之自相而止，而美之为相，复各随所意而现，无有定形，既遇斯生眷爱，复以是见古恶，生业障，得死亡，眷爱、业障、死亡三事，实出于一本，判而不合，罪恶以生，而为合之期则又在别一劫波，非人智所能计量，健者阿迭修斯之死正天理应然，不足罪台勒戈奴之馈矢，台勒戈奴事亦本鄂漠以后传言，非臆造也。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他如书中所记埃及人之习俗礼仪，古希腊人之战争服饰，亦咸本古乘。其以色列男巫，盖即摩西亚伦，见于《旧约》，所呼神名，亦当时彼国人所崇信者，具见神话中。著者之一人阑俱氏，即以神话之学，名英国近世者也。

丁未二月，会稽周连识。

(《苦雨斋序跋文》)

《匈奴奇士录》序

育珂名摩耳，匈加利人也，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二月生于科摩伦，就学巴波大学，进为博士。四十八年匈加利独立之战，育珂亦与，为奥人所忌，及维拉戈思战败，则物色之，遂窜迹山林中，数月不出，事平归蒲陀沛思著书，六十一年，推为国会议员，至一千九百五年卒。所作小说，都二百五十余卷，别有国史及自传等甚多。其国人理特耳著《匈加利文学史》，言氏为小说，长于创造，益以意象挺拔，作之藻彩，故每成一书，情态万变，且秾丽富美，妙夺人意，自《天方夜谭》以来鲜讎对也。今此所译，为七十七年作，原名“Egy az Isten！”义云神一也，盖匈加利一神宗徒之号，其教非三灵一体之说，而信天帝为独尊，一千五百六十八年顷，始入脱阑锡尔跋，后益曼衍。书记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事，今述数言，以当疏注。匈加利故黄人，而民殊杂糅，中以摩陀尔人为主，什克勒义云边人，亦其近族，古匈奴也，其民自称阿帖拉之众。阿帖拉者，匈加利语曰遏谛来，匈奴之长，四百五十年哈伦斯战败，遂永居东脱阑锡尔跋，匈语曰遏耳兑黎，义云林地。其邻即扶刺赫，义曰异人，自称路曼，即罗马之变，盖古达奇亚之民及罗马皇帝忒扬遗众也。独立之战，摩陀尔及什克勒为主，于是非匈族诸

部，莫不猜忌，意他日事成，必独利二族，而奥国复阴耸之，扶刺赫乃叛，克洛谛亚暨塞尔维亚又戴叶刺契支为渠和之，脱阑锡尔跋一帶，摧残特甚，此书中本事也。匈加利人先姓后名，正同中国，故译亦仍之。又本书间引他国文字一二言，译之有伤其意，故留原文，附识于此。 戊申五月，会稽周连记。

(《苦雨斋序跋文》)

勃来克的诗

威廉勃来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是英国十八世纪的诗人。他是个诗人，又是画家，又是神秘的宗教家。他的艺术是以神秘思想为本，用了诗与画，来作表现的器具。欧洲各派的神秘主义，大半从希腊衍出，布洛谛诺思所著《九卷书》中，说宇宙起源本于一，由一生意，由意生灵，即宇宙魂。个体魂即由此出，复分为三：为物性的，理知的，神智的。只因心为形役，所以忘了来路，逐渐分离，终为我执所包裹，入于孤独的境地，为一切不幸的起源。欲求解脱，须凭神智，得诸理解，以至物我无间，与宇宙魂合，复返于一。勃来克的意见也是如此，所以他特重想象(Imagination)，将同情内察与理想主义包括在内，以为是入道的要素。斯布勤女士在《英文学上的神秘主义》(Spurgeon, Mysticism in English Literature) 中有一节说：——

“在勃来克看来，人类最切要的性质，并非节制约束，服从或义务，乃是在爱与理解。他说，‘人被许可入天国去，并不因为他们能检束他们的情欲，或没有情欲，但是因为他们能培养他们的理解的缘故。’理解是爱的三分；但因了想象，我们才能理解。理解的缺乏，便是世上一切凶恶与私利的根

本。勃来克用力的说，非等到我们能与一切生物同感，能与他人的哀乐相感应，同自己的一样，我们的想象终是迟钝而不完全。《无知的占卜》(Auguries of Innocence) 篇中云——

被猎的兔的一声叫，
撕去脑中一缕的神经。
叫天子受伤在翅膀上，
天使停止了歌唱。

我们如此感觉时，我们自然要出去救助了；这并非因被义务或宗教或理性所迫促，只因愚弱者的叫声十分伤我们的心，我们不能不响应了。只要培养爱与理解，一切便自然顺着而来了。力、欲与知，在自利与不净的人，是危险的东西；但在心地清净的人，是可以为善的极大的力。勃来克所最重的，只是心的洁净，便是劳(Law)与贝美(Boehme)二人所说的欲求的方向。人的欲求如方向正时，以满足为佳：——

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
禁戒撒满了沙；
但是满足的欲求，
种起生命的与美的果实。

世上唯有极端纯洁，或是极端放纵的心，才能宣布出这样危险的宗旨来。在勃来克的教义上，正如斯温朋(Swinburne)所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那相信不洁的念头。’”

这想象的言语，便是艺术。艺术用了象征去表现意义，所以幽闭在我执里面的人，因此能时时提醒，知道自然本体也不过是个象征。我们能将一切物质现象作象征观，那时他们的意义，也自广大深远。所以他的著作除纯粹象征神秘的《预言书》(The Prophetic Books) 以外，就是抒情小诗，也有一种言外之意。如下面这一篇，载在《无知的歌》(Songs of Innocence) 集内，是纯朴的小儿歌，但其实也可以说是迷失的灵的叫声；因为还有《寻得的小孩》(The Litter Boy Found) 一诗，即是表灵的归路的历程的。

迷失的小孩(The Litter Boy Lost)

“父亲，父亲，你到那里去？
你不要走的那样快。
父亲你说，对你的小孩说！
不然我快要迷失了。”

夜色黑暗，也没有父亲；
小孩著露湿透了；
泥泞很深；小孩哭了，
水气四面飞散了。

勃来克说艺术专重感兴(Impression)，技工只是辅助的东西。凡是自发的感兴，加以相当的技工，便是至上的艺术；无论古人的创作，都是一样可尊，分不得优劣。他的思想与艺术的价值，近来经德法批评家研究，渐渐见重于世；其先在英国只被看作十八世纪小诗人之一，以几首性灵诗知名罢了。他的神秘思想